

渴

坦桑尼亚小说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渴

【坦桑尼亚】穆·苏·穆罕默德著

冯玉培 章培智 饶少平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Mohamed • S • Mohamed
KIU

We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1972

Adam Shafi Adam
KULI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1979

Habil • C • M • Mbelwa
Donda Ndugu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1973

J • K • Kilimbila
LILA na FILA

Longman Tanzania, 1966

渴

穆 • 苏 • 穆罕默德著

冯玉培 章培智 饶少平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

北京大兴诸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8.75 印张 182 千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3,500 册

书号: 10215.66 定价: 0.77 元

前 言

几个世纪来，坦桑尼亚遭受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其文化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独立后，坦桑政府重视繁荣民族文化，利用文学艺术这一有力武器来揭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抨击假、恶、丑，歌颂真、善、美。随着政治上的独立，坦桑尼亚文学开始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时期。

坦桑尼亚文学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写作风格独特，表现手法新奇，对巩固民族独立，建设祖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近二十多年来，在坦桑尼亚文坛上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其中有：夏班·罗伯特、穆·苏·穆罕默德、穆·萨·阿布达拉、赫·凯·姆贝瓦、埃德瓦尔德、杰·克·基姆皮拉、大卫·迪瓦、阿·夏·阿达姆等。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共同的特点是：内容丰富、思想性强、形式新颖。

这些作家的作品在非洲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本书收集了《渴》、《心灵的创伤》和《海港风云》（节译）三部小说和一篇民间故事《善与恶，水火不相容》。

目 录

前言

- 渴.....穆·苏·穆罕默德 著
冯玉培 译(1)
- 心灵的创伤.....赫·凯·姆贝尔瓦 著
章培智 译(92)
- 海港风云(节译本).....夏菲·亚当·夏菲 著
饶少平 译(158)
- 善与恶,水火不相容.....杰·克·基姆皮拉 著
章培智 译(235)

渴

〔坦桑尼亚〕 穆·苏·穆罕默德 著
冯玉培 译

【译者的话】《渴》是坦桑尼亚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在一九七〇年东非出版社举办的斯瓦希里语文学创作比赛中名列第一，尼雷尔总统曾亲自为作者授奖。

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巴哈蒂的恋爱悲剧，揭露了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罪恶的金钱关系，热情赞美了纯洁和深厚的爱情。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形象丰满生动，笔触细腻，寓意深刻，读后耐人寻味。

译文是根据坦桑尼亚东非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渴》单行本译出。

一

姆韦尼独自坐在房间里，他的脚下铺着一块价值连城的华丽地毯。

这是姆韦尼喜欢休息的地方。朝花园的窗户敞开着。园中，各种名贵花草竞相开放，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蝶飞蜂舞，生机盎然。

人们说，这位富翁有足够的金钱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这话并不夸张。不过，有一样东西却是这位老人用金钱没有买到的。正是这件事，使得他那笔巨大的财富变得一文不值，黯然失色。

这天下午，他心灰意懒地躺在睡椅上，两眼呆呆地凝视着天花板，思忖着：如果朝思暮想、望眼欲穿的东西到了手，我要痛饮解渴，纵情行乐；钱，我是在所不惜的。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那个自命不凡的娘儿们。咳，奈何不得，只有乞求、等待……

不一会儿，司机伊迪推门走了进来。姆韦尼焦急地问道：“怎么搞的？这样晚才回来？”

伊迪擦了擦额上豆大的汗珠，摇摇头说：“她家门上挂着一把大锁。”

伊迪的话宛如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姆韦尼的心窝。老人耸了耸肩，在睡椅里蜷缩成一团。他觉得生活在无情地捉弄自己。等待，无限期的等待！六个月过去了，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要说耐性吗，自己已作了最大的努力；可是，天知道那梦寐以求的东西何时才能得到？唉，亡母在世时曾经说过：“天命难违！”有什么办法？！

他眉头紧皱，低垂着脑袋，沉思着。他感到希望即将破灭，继续下去，难免有丧身的危险。不，不能再等了！

想到这儿，他挣扎着站起身，拿过手杖，对伊迪说：“送我去。”

“难道您不相信我吗？”伊迪瞟了他一眼劝阻道：“姆韦尼先生，您去也是白跑一趟，何苦呢？——她住的地方那么远，汽车又开不进去，再说，今天她又不在家。”

姆韦尼没有理睬他，一边向门口走去，一边喊道：“走吧，开车送我去。”伊迪无可奈何，只得和主人一块来到院子里。

乌亮的奔驰牌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在大街上疾驶而过，不一会儿就离开了市区，经过平房区，驶进一条小胡同。一路上，伊迪只顾开车，姆韦尼心急火燎地向外张望，一面估计着到巴哈蒂家的时间。两人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汽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姆韦尼以为已经到达目的地，于是长长地嘘了口气，可是伊迪告诉他还要步行很长一段路。姆韦尼摆了摆手，毫不在乎地说：“没事儿，走吧！”

伊迪在前面引道，姆韦尼趑趄趑趄地跟随在后。狭窄的道路蜿蜒曲折，坎坷不平。然而，姆韦尼却劲头十足，拄着乌木手杖，高一脚、低一脚地朝前迈起步子。

没过多大一会儿，姆韦尼便开始感到有些吃力，要求伊迪放慢速度。伊迪回答说：“姆韦尼先生，还没走到一半呢，要是这样慢腾腾的，非得摸黑不可。”

姆韦尼掏出怀表看了看。“五点正。没关系，慢慢走。”说着，把表又装进了衣袋。

“没关系？”伊迪有些发急了，“这样的小路，您摸黑走得了吗？”

“你就慢慢走吧！”

道路坑坑洼洼，越来越难走。夜幕降临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最后成为漆黑一团。姆韦尼跌跌撞撞，摸索着向前。他已精疲力尽，但还是咬紧牙，不停地挪动着两条不听使唤的腿。

过了半晌，伊迪发现姆韦尼没有跟在后边，慌忙转身往回跑，只见姆韦尼正趴在地上呻吟。

“没听见我叫你吗？！”

伊迪愣了一下：“是的，没有……，姆韦尼先生，我提醒过您……”

伊迪用力把姆韦尼搀扶起来。可是，他两腿面软，颤颤巍巍，怎么也站不住，伊迪只好将他背到汽车里。

如果有人爱情仅仅属于年轻人，那么，姆韦尼会马上驳

斥。六十个春秋，他未曾有过任何苦恼。只是近半年来，他才发现爱情闯进了他的生活，可是爱情这玩意儿既实在又虚无缥缈。也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爱情，如果有的话也是令人惧怕的。今天的经历，倒使他体会到爱情的确具有非凡的魅力——它是眼泪、牺牲、痛苦、孤独，是卑微和屈辱。六个月来，他饱尝苦头，却没有得到片刻的幸福。

姆韦尼开始平静下来。第二天中午，伊迪从外边回来，告诉他说她家的门还是锁着。姆韦尼不再坚持要去亲自看看，而是叹了口气说：“我们还是到乌克勒去散散心吧。”

伊迪是给他开车多年的司机，然而，现在所担负的责任却远非如此。姆韦尼心里明白，如果没有伊迪，她——日思夜想的巴哈蒂是弄不到手的。所以，他把伊迪视为知己，越来越器重和依赖他。在前往乌克勒的途中，他俩有说有笑地交谈着。

“爱情的建立本来是很不容易的，您和巴哈蒂却一见钟情，情投意合，这真是有缘分啊！”

“别开玩笑，伊迪，”姆韦尼试探地问，“你想她那样的妙龄少女能爱上我这个老头吗？”

“完全可能。”伊迪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女人爱什么，您知道吗？……她们爱嫉妒别人，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因此需要为自己寻找靠山和归宿。对于您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富翁来说，银须白发并不是什么缺陷，相反，它标志着您的聪明才智，难道不是这样吗？”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姆韦尼先生，巴哈蒂出身贫寒，要是您看到她住的房子是那样破旧不堪，一定会大吃一惊。女人总是贪婪的，特别是当她们发觉自己被人爱慕的时候。她们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最后还是会在金钱面前屈服的。”

姆韦尼几次想打断对方的话，但伊迪还是一个劲地往下

说：“她年轻、漂亮，但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穷；您虽然年纪大，但有的是钱。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您手中有金元宝，还怕买不上牡丹花？！您想要娶那个姑娘，最能帮您的忙的就是钱！”

姆韦尼说：“你说的很对，伊迪。年老是智慧的象征，不过，年轻人也同样有智慧。”

伊迪右手把着方向盘，左手打开旁边的小匣子，取出一盒药，拿了两片递给姆韦尼，随后又给他倒了半杯水。姆韦尼的眼里闪出感激的目光，看了伊迪一眼，接过水，把药片吞服下去。

汽车在著名的塔夫潭尼密林里中速行驶。弯弯曲曲的马路犹如一条溪流绵延盘桓在峡谷之间。道路两侧高大茂密的树木，使这儿显得十分幽静。附近的田野里燃烧着落叶，一团团烟雾飘散在空中，空气里散发着一股焦糊味。

姆韦尼不时把头伸出车窗外，盯着路边那些身裹青布、头顶柴禾、摇摇摆摆走路的姑娘。

伊迪熟练地驾驶着汽车。他与主人谈得十分投机。从表面看，也许人们认为他心情很轻松，其实，此时此刻，他却是心事重重，思绪翻滚。他加大了油门，想早一点到乌克兰，在那里休息一会儿，然后趁太阳没下山返回城里。

汽车在公路上飞也似地奔驰。瞬间，塔夫潭尼森林在车后消失了，呈现在眼前的是布满小树桩的平原和椰林寨。带着咸味的海风迎面扑来，姆韦尼打了个喷嚏，赶忙把车窗的玻璃摇了起来。

他们终于来到了姆韦尼在乌克兰的别墅。年轻时，他几乎每天都上这儿消遣娱乐。他酷爱大海。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使他感到松快的海水浴现在却常常引起感冒、发烧。尽管如此，这天他还是和伊迪下了海，他俩象孩子一样在海边嬉戏打闹。

一会儿，伊迪借口出恭，上岸回到小楼。他匆匆取出一瓶葡萄酒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然后擦了擦嘴巴，又嚼了点丁香，以便减轻酒味——他知道姆韦尼不喜欢闻酒味，这才回到水里。

已近傍晚时分，红色和黄色的晚霞交织在一起。极目眺望，大海及周围的景物和晚霞相映成趣，融为一体。伊迪和姆韦尼的身影也隐没在红色的霞光之中。

他俩急忙上岸，驱车回城。

汽车在姆韦尼家门口停下，女仆姆瓦朱马赶忙迎上前来，接过手杖，殷勤地替主人脱下外衣。这时，伊迪才向主人告辞回家。

* * *

接连两天，姆韦尼都是去乌克兰度过的。伊迪虽然兴味索然，但他明白现在最重要的是博取主人的欢心，因此，还是欣然奉陪。他本来就 很会向主人献媚，自从把巴哈蒂介绍给姆韦尼以后，更是百般殷勤。如今，他居然可以给自己开工资，并且还能随意从姆韦尼家中拿取自己喜爱的小件东西。然而，这一切还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

第三天，伊迪脸上带着嘲讽的笑容，走进了姆韦尼的房间。姆瓦朱马正在收拾房间。她告诉伊迪说：“请稍等一会儿，主人马上就来。”

伊迪点了点头，漫不经心地环视着房间里的陈设。

墙上挂满了珍贵的装饰品，门背后钉着两个精美的犀牛角，使缕花门显得别具一格。犀牛角的旁边，挂着虎皮和虎头。两支镶着金质准星的古老的长枪和两把刀柄镀金的大刀都交叉挂在墙上，形成两个“×”形。墙的另一端挂着弓箭，红铜的箭头锃亮耀眼。

另一面墙上，有两幅巨画。一幅是一个漂亮的裸体女人坐在小河边的石头上，面对潺潺流水，含笑梳头整容；另一幅

是姆韦尼先生的肖像，他身着外套和坎祖衫^①，头戴野蚕丝绸小花帽——这是他三十周岁时雇人画的。

姆韦尼进屋时，伊迪正在欣赏那幅女人画。

“这一幅画是一次大战前，我在巴黎时，一位法国朋友馈赠的。”姆韦尼一边说着，一边走过来把手伸给伊迪，“欢迎你，伊迪先生。”

姆韦尼身穿长袖薄汗衫，系着一条质地柔软的白色围腰。他的头发差不多都脱落了，只有耳朵旁边和后脑勺还残留着稀稀疏疏的几根咖啡色毛发，因而使得那张黝黑的脸显得更短，鼻子更加扁平。他身材矮胖，象纱锭一样中间粗两头细，很不匀称。姆韦尼是个喜怒无常的人。自从与巴哈蒂见面后，在他那张皱纹纵横的脸上就再也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姆韦尼和伊迪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

“你去过了吗？”姆韦尼急切地问。

“嗯，去了，”伊迪胸有成竹，笑着说，“她让我给您捎来一件礼物。”

“礼物？”姆韦尼蓦地站了起来。

伊迪把手伸进了口袋，掏出了一张相片。姆韦尼一把夺了过来，仔细地端详着。啊，是巴哈蒂！老人喜出望外，手舞足蹈。现在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更宝贵的了。

良久，他抬起头来望着伊迪，嘴角抽搐，欲言又止，目光又落到那张相片上。

“是她让我捎给您的。”伊迪不慌不忙地说。

“捎给我的？”姆韦尼兴奋得叫了起来。

“现在您该相信我的那些话了吧？姆韦尼先生。”为了不打

①伊斯兰教徒穿的一种从头至脚的长衫。

扰陶醉在幸福之中的老人，伊迪没再说什么。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姆韦尼先生，”伊迪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说，“您不是说想送她点礼物吗？我看这倒是个好机会。”

“是的，伊迪。”姆韦尼回答他，眼睛仍然凝视着相片。“可是，送什么呢？”

“最好的礼物，是雪里送炭。”

“请你说明白点，究竟送什么东西？”

“房子，她现在的住房太破了。”

“好，那你马上去银行取钱，买一幢高级楼房，用多少钱，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伊迪满意地走了。姆韦尼将巴哈蒂的相片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沉浸在无比幸福的海洋之中。

* * *

就在姆韦尼拿到相片的第二天下午，伊迪和巴哈蒂开着汽车直奔郊外。

巴哈蒂是个性格活泼的姑娘。可是今天，她两手交叉抱在怀里，满面愁容，寡言少语。伊迪瞥了她一眼，他知道这个人很固执，但他暗下决心非说服她不可。

汽车离开公路，拐弯来到了一条高低不平的红土路。雨季虽然过去了，但路面仍然泥泞打滑，汽车东倒西歪，费劲地爬到土路尽头。

前面是一个开阔的坡地，野生的椰林一直延伸到海滩。潮湿的海风迎面扑来。海水在烈日的照耀下熠熠发光。在离他们停车不远的地方，有座被人废弃了的小屋，周围杂草丛生。另一侧是一片古老的芒果林子。秀丽的景色和幽静的环境使他俩感到仿佛来到了仙境，心旷神怡，竟把原来打算上这里办的事

情抛到了九霄云外。

过了半天，伊迪的手才离开方向盘，伸向巴哈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巴哈蒂神情冷漠，漫不经心地望着车外。

“巴哈蒂！”伊迪低声地叫她。

巴哈蒂立时从梦幻中惊醒过来，扭过头默默地瞥了伊迪一眼。平时，她的眼睛总是含情脉脉，此刻却射出两道愤怒的光芒。伊迪感到惊惶，把事先想好了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吞吞吐吐地问道：

“你……你……你考虑好了吗？”

巴哈蒂默不作答，严峻的目光仍然逼视着伊迪。

“你看怎么样？”

巴哈蒂用力摇了摇头。

“不愿意？为什么？”伊迪提高了嗓门。

沉默……

“告诉我，为什么？”伊迪继续追问。

巴哈蒂低着头拨弄着手指，懒洋洋地回答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

“那么说你是不同意喽？”伊迪拉长了声音，用威胁的口吻问道。

巴哈蒂意识到伊迪开始发火了。

“哎，我不会……”说着，她把脸闪到一边。

两个人默默相视。巴哈蒂的态度使伊迪感到很恼火。现在，他才明白姑娘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听话。他们下了车，伊迪走过来抓住巴哈蒂的手。可是，巴哈蒂没有理睬，两眼一直凝视着大海。伊迪突然一把搂住她的腰，柔声细气地说：“亲爱的，你听我说。”

“别叫我亲爱的！”巴哈蒂感到厌恶。

“你是我亲爱的，还不让我叫吗？”

“原来你一直在捉弄我，是吗？”

“巴哈蒂，你今天太使我失望了。”伊迪用请求的语气说。

“你早就叫我失望了……”巴哈蒂坦率地回答，“既然你爱我，怎么又要我同那个该死的老头去谈情说爱呢？你这不是存心坑我吗？”

伊迪劝道：“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这是个圈套。只要你照我说的办，我们就将会发财，就有钱马上结婚，过舒适的生活。老头的钱财，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捞到手，干吗要放弃呢？”

巴哈蒂沉思了一会，说：“伊迪，你和我都能工作。我会打字，现在又在学速记。我们可以自己挣钱度日。”

“靠自己挣的这几个钱，能过上豪华的生活吗？”

“伊迪，你应当记住，幸福美满的生活是真诚的爱情和夫妻之间的谅解。”

伊迪听完哈哈大笑起来：“小孩子话……两手空空是谈不上爱情和幸福的。”

“照你那么说，穷人就得不到爱情和幸福喽？”

伊迪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抬眼若有所思地望着芒果树林。突然，他转过身子对巴哈蒂说：“贫困意味着仅仅能填饱肚子，在渴望和垂涎中打发日子。请你说说，你愿意这样生活吗？就算每个月我们每个人能挣三百先令，也仅仅能糊口。漂亮时装，高级住宅，小轿车以及其他高档商品从哪儿弄来呢？”

巴哈蒂坐在地上一声不响。伊迪象老师给小学生讲课一样，振振有词地继续说道：“巴哈蒂，我真心希望你过上幸福的生活。当你穿着时髦的服装，该会多么可爱啊！我盼望你打扮得漂漂亮亮，和我一起坐着高级轿车，周游世界，咱们痛快地玩个够。”

巴哈蒂耷拉着脑袋，一边拨弄手指，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

“你听我说，亲爱的，”伊迪继续开导她，“有钱人都是贼，是一些不撬门行盗的贼。就说那个老家伙吧，他的财富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继承了他老子的家业吗？……谁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走私犯！还有，他的同伙，叫什么来着……嗯，姆士贝。那个家伙是靠放高利贷发家的！再说，有哪个职员，哪个司机是靠自己的职业发财的？”

巴哈蒂两眼一直望着地面，过了好久才慢慢地说：“不，我不愿过那种非人的生活，我不能和你分开，我要和你结婚，象普通人家那样过着幸福安乐的日子。”

伊迪靠近巴哈蒂，在她头顶上吻了一下。巴哈蒂抬起头，用泪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

“我的小傻瓜，你干吗不愿意呢？”伊迪说，“我并不认为这是捣鬼骗老头的钱。如果你照我的主意去做，那么，你需要什么，老头都会主动送的。收礼是白捡，而不是偷盗。他有的是钱，他甘心情愿给你。这点我是了解的……亲爱的，为了我们今后的幸福，你就答应吧！”

“伊迪，”巴哈蒂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害怕那个老头，他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是多么可怕呀！我一见到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那天，实在受不了啦，我才从屋里跑了出来。不行，伊迪，我干不了这种事，请你别再纠缠我了。”

伊迪更加靠近她，搂住她的腰说：“再试试，你该知道这是多么重要。别老说泄气话，你呀……”

巴哈蒂从伊迪的手中挣脱开，气呼呼地说：“还要我去试一试，你的心也真狠呀！我不贪别人的钱财，我满足过清贫安稳的生活。你找别人去帮你的忙吧。我不愿意，一百个不愿意！”

她象发了疯一样狂叫起来，然后，跑进汽车内，猛地将车门关上。伊迪一时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在回城的路上，两人都一言不发。巴哈蒂从口袋里掏出小镜，擦了擦脸，整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伊迪还是和往常一样，镇定地操纵方向盘。

太阳已经西沉，暮霭笼罩着大地，巴哈蒂装着若无其事地注视着窗外，其实外边什么也看不见。

终于她忍不住偷偷瞥了伊迪一眼，发现他的脸色从没有今天这样阴沉。这仅仅是自己留给他精神上的创伤，还是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也许伊迪仍不死心，要继续与她纠缠。那只能是自找没趣，我是绝不会同意跟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接触的。伊迪要是真心爱我，也绝不应该把自己的爱人推给一个老头。

在巴哈蒂看来，争吵正是出于爱。因此，她想，等下次吧，我先向他道歉，然后和他解释清楚，不该去欺骗一个老人。还要告诉他我是多么爱他，多么希望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将用爱情，用宗教和其他办法阻止伊迪的野心。她指望成功，并相信自己会成功。

汽车进入了市区。宽敞的马路两旁矗立着一幢幢高大的建筑物。汽车径直驶向尖屋顶的平房区。塞莱阿街就在儿童公园旁边。这是巴哈蒂的出身地，也是她成长、生活的地方。

巴哈蒂和母亲住在一起。房子是她祖父在世时修建的，多年来，除了粉刷过一、二次外，没有进行过任何修缮。屋子正面和侧面各有两扇小窗户。两个小阳台，左边的已经歪倒，中间有一扇木门，开门关门时发出吱嘎的响声。门窗年久失修，大多已经倾倒，好似垂危的老人站立不稳。

在巴哈蒂母亲眼里，这所房子是他们家苦难的见证人……

汽车缓缓地停在了屋前。巴哈蒂没有立即下车，她象往常一样，等着伊迪约定下一次会面的时间。但是，伊迪两眼望着车外的行人，下意识地用手拨弄着方向盘上的胶皮壳，一